

全是由女子主持，就是田間的工作，也都由女子操作，該族女子的能力也特別來得強。

在默加來波族的鄉村中，都有一個鼓樓，中間掛着一面大鼓，這鼓是用大樹幹做成的，中間把木質挖去，故敲時有聲。每逢集會時便先敲這木鼓做號召。還有一種小屋，裝飾得很美麗，是積穀用的，也是每村都有的。

一三 在土人中

蘇門答臘既然是馬來民族的發源地，故不論深山窮谷，海濱村落，都有該民族的子孫留守着。因之他們的生活，形成一種和他民族相異而奇特的習慣。這種奇特的生活習慣，有些可在短時間中考察得到的，有些須經過相當時間，甚或須深入土人中才可明白的。現在就把衣食住行來分析一下，看他們的生活究竟和我們有些什麼不同。

蘇島地居熱帶，溫度很高，故衣服一項非常簡單。普通男子都裸着上體，就是婦女們也有幾族是裸着上體，乳峯高聳，在人叢中來往着，習以爲常。下體不論男女都是平等的一律圍着花裙。這種花裙上的花紋，有畫的，有染的，有印染的，各色都有，土人給牠一個名稱叫紗籠（Salon），又叫峇澤（Ba-

tek）。花裙的製造地是在爪哇。近年來日本人也特別爲馬來人做花裙哩。蘇島土人都歡喜用日本貨，弄得爪哇土人操紗籠業的都是愁眉蹙額。

比較高一等的男子，上身也穿着西裝，這種西裝是一種日耳曼式，不是開襟的，和國內現在通行的中山裝差不多。材料是用白帆布做的。女子的上身也披着一對胸的上衣。男子頭上常戴一頂土耳其式的帽，婦女是都不戴的。男女的兩腳是整天整夜地赤裸着，襪的一名詞，在馬來語中是找不到的。鞋都是木製的拖鞋，比較高一等的男女們也有穿皮鞋或皮拖鞋的。

第二就要講食哩。馬來人最喜歡吃的是辛辣香料，不論什麼菜，都要加上辣椒或加厘。椰漿也是一種必需品。吃飯不用箸，也不用刀、叉，是用天然的五指，搊飯成團，送入口內。吃完必喝清水中上的人家已多改喝冰水了。所以冰廠特別發達。烹調大都是油煎和燻烤的，湯類是很少的。食糧大都用玉蜀黍、樹薯、碩莪粉、芭蕉等。產米地方的土人，是完全用米做食糧。

煙和咖啡是馬來人什九喜歡的。咖啡是越濃越好，有的起身便要喝。吃煙的方法，男子和女子有些不同，女子是把煙葉和以石灰，放在嘴裏細嚼。女子還有一種特別嗜好，把檳榔的葉或實，也和以石

灰，放在嘴裏大嚼，過了一刻，口吐如血。女子在出門時，必帶一只長方形的馬口鐵小匣子，中間就是放着生煙絲或檳榔葉等這一類的東西。假使在火車裏或是在公共汽車裏，你的對面坐着一位馬來女子，看見這種口吐如血的情形，不是討厭，便會害怕哩。

還有一種吃法叫「殺底」。就是把魚類、牛羊類、雞鴨類等肉，切成小片或小塊，用竹籤穿起來，再塗着椰油，放在爐上鐵架中把牠燻烤。烤熟後再和落花生漿、辣椒漿、蒜漿等。這種味道在中西大菜中是吃不到的。不過假使不是從小吃慣的，便容易生熱病。但是在馬來人中都有吃「殺底」的嗜好。

第三就要輪到住哩。馬來人的住宅，除掉幾個在政府裏做下級職員的，都是很簡陋的。房屋的材料只有竹、木、棕櫚葉等，沒有用到人工製造的材料。磚、水門汀、鋼鐵、玻璃等建築材料，在馬來房屋中是很難找到的。他們的住宅必離地一二公尺，有時在住宅的四周開掘一條小溝，據說這是防毒蛇野獸的夜襲。

席是住家必備的器具，因為他們都是席地而坐，猶有中國的古風，和日本現在的風俗也是一樣。這種席的原料是用一種植物叫烹唐斯（Pandanus）的葉來做的，既柔軟，又輕便，上面也有各種的花紋裝飾着。現在有人把烹唐斯的葉做煙葉包裝用的。據說這種席在婆羅洲出產最多，價值最貴的，可值國幣七八十元一條哪。但在蘇島出的，最貴也不過值國幣四五元，普通約值一元左右。

土人的衛生是最不講究，但是洗身是很勤的，有一天要洗四次哩。他們有句話說得好：「風是鬼。水是藥。」這句話可算是他們的衛生祕訣。因為住在熱帶下，整天受着太陽光的直射，身體很容易出汗，一遇着風，毛孔擴開，各種病菌便乘機侵入，那病魔就來了。洗身是可以把身體上排洩出來的廢物除掉，又可把體溫調劑。故一起身立刻就要洗身；工作半天，體溫又增高，到午間再洗一次；下午工作完了，洗一次身，又可把精神恢復；臨睡前洗身，便易熟睡。這種洗身土人叫「慢底」（Mandi），華人叫沖涼。洗身的方法和國人有些不同，是用一小桶，先在遍身澆灌，再用肥皂擦身，擦後再沖，人是直立着的，沒有浴盆，也不用浴鍋或浴池的，大約每次每人須用水二十餘桶，假使一天不沖涼，神志便覺昏迷，頭痛腦脹都會來了。幾天不沖涼，熱病就要發生哪。

午睡是馬來人一種特別的習慣。所以到了飯後，街上行人很少，睡的時間，約自二十分鐘至一小時，這是因為午間陽光直射，炎熱逼人，田野工作，容易中暑，便相沿成習了。但是一到夕陽西下，又成羣結隊地在街上或郊野閒來往着。在都市裏便成不夜之市。

講到行的問題，土人們雖是智識低淺，卻比中國人要舒適得多。在蘇島已經開闢的地方，到處是

柏油路，無論四五千尺的高山，無論一百多里的大湖，繁盛的都市，窮鄉的村落，都是很平坦的，康莊的道路。我們中國近年來才有公路的建設，但是下了雨就不能行，天未晚又不能行，風和日暖的時候，還要黃沙蔽天。有時汽車還要翻筋斗，座在車箱裏的還要「碰葫蘆」——碰葫蘆這個名詞是說乘客被車顛動，頭撞着車頂，現在公路通的地方便將變成一種通用名詞了——這種情形，馬來人是沒有福氣享到的。不過這種道路都是荷印政府另有作用才替馬來人造的。

在蘇島的交通器具中，有火車、汽車、馬車、人力車、自由車等在陸上行駛着，有海輪、汽艇、帆船、划船等在水上行駛着，和各地是差不多的。可是在棉蘭近年新行一種小型汽車，前面祇有一個輪子，速率反比四輪的汽車要快，但是不宜於長距離的行駛。在蘇東府區是各埠所有的馬車，都是成爲倒車式的，人的坐向卻和進行的方向相反，拖人力車的完全是我們閩廣的同胞。這也是一點國恥哪。自由車可算盛極了。在每一個學校裏都特別設置一處放車的地方，還要做起架子給牠支持着。在大街上比較大一些的店鋪，也在牠的門口放着幾個支持自由車的架子，普通的人家都有一架自由車，人多的家庭也許要有幾架哩。

但是，街上的車輛，雖是不絕地來往着，而指揮車輛的警察或是指揮車輛的紅綠燈，全島上的各地都是沒有的。就是最繁盛的都會中，站崗的警察也是找不着一個。想來是他們對於行的問題，都受到一種特別的訓練，所以對於行從沒有聽到一種問題發生哪。

此外還有幾種特殊的趣事。如大便後不用紙拭，用左手——馬來風俗，假使用左手傳物或向他們用左手握手禮，要算最不恭敬的——拭淨，再用水拭。倘使你去問一個馬來人，「你是多少年紀？」那末你總不能得到滿意的回答，因爲年齡這個問題，馬來人是放在腦後的。這恐怕也是一種環境造成。因熱帶地方的氣候，沒有什麼變化，只有白天和黑夜的分別，沒有所謂四季，所以終年如一日，他們只知道一天一天地過去，那裏管什麼年不年。

一四 割禮和禁食節

蘇島土人最初由印度人帶去的婆羅門教，大家一致信仰着。後來因爲婆羅門教的階級森嚴，佛教徒遂乘隙而入，土人的信仰婆羅門教差不多減去了一半。中古時代，回教的勢力逐漸擴充到南洋，使現在一萬萬的南洋土人，到有五千餘萬的信仰着哩，雖在前世紀裏基督徒用盡很多的心血，總不能把他們吸引過來。所以在蘇島八百萬馬來人中，至今還是大多數信奉回教。